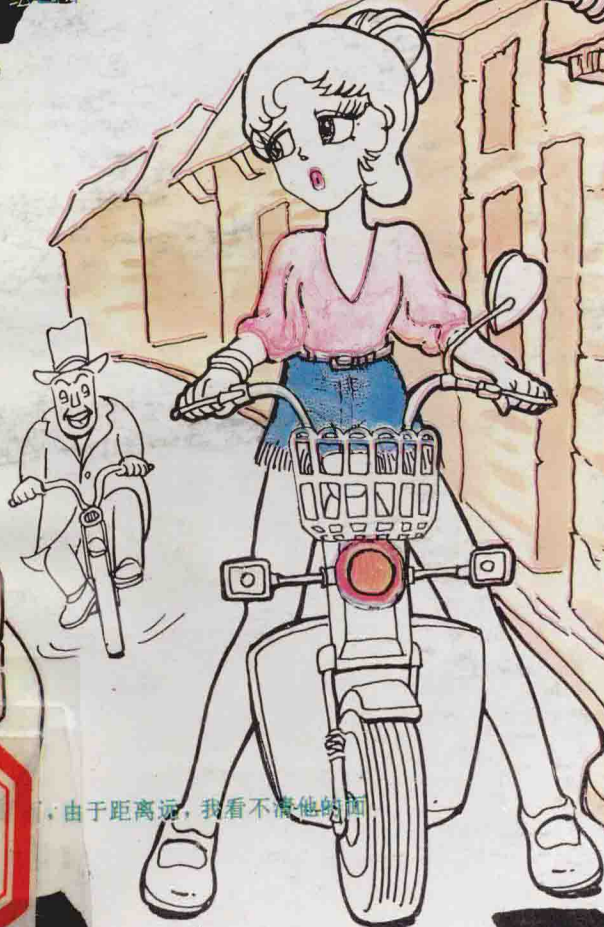




自行车怪客

福尔摩斯探案
——精选·绘图本



由于距离远，我看不清他的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新加坡万字出版(新)有限公司

世界名著
福尔摩斯探案

自行车怪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新加坡万宇出版(新)有限公司



(苏)新登字 007 号

福尔摩斯探案

作 者：柯南道尔

装帧设计：夏 阳

绘 画：赵海平

责任编辑：沈晓晨 秦 冬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（邮政编码：210009）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：泰州人民印刷厂

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30

字数：600,000 1994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000 套

标准书号：ISBN 7—5399—0683—9/I·650

定 价：28.00 元（全套共十册，每册 2.80 元）
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自行车怪客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----|----|
| 1. 贵族之子 | 1 |
| 2. 六个拿破仑 | 18 |
| 3. 自行车怪客 | 30 |
| 4. 金边眼镜 | 41 |
| 5. 失踪的球员 | 52 |
| 6. 情天侠客 | 63 |
| 7. 第二滴血 | 77 |

贵族之子

哈特普博士的名片印着一大堆头衔，随着他的名片就进来一个魁梧高大的人，但他反身关门时，却靠着桌子不停发抖，刹那间，身子一斜，倒在地毯上面。

福尔摩斯忙取了些白兰地给他喝，只是他的脸上满是皱纹，眼袋黑晕，嘴角松弛下垂，头发蓬乱，似乎饱经旅途疲劳。

我按了按他的脉搏，始知他是饥饿加疲倦所致。

福尔摩斯从这人的口袋中取出一张火车票，“这是一张梅克登的来回票，那在英国北部呢！现在不到十二点，他一定是清晨出发的。”

稍停，他勉强撑起来了，“抱歉，福尔摩斯先生，我只要有些饼干牛奶，就会舒服多了，我来这儿，是请你与我同车回去，因为事情十分紧急。”

福尔摩斯摇摇头，“我现在手上有两个案子，除非是很重要的案子，我才可能离开伦敦。”

“当然重要，你没听说霍特尼公爵的独子被拐的消息吗？”

“什么？他不是前任的国务大臣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们本来不想让新闻界知道此事，但昨晚地球报已登了一段谣传。我晓得你的办案能力强，所以极盼你能担任此事。公爵已经准备一张五千镑支票，酬谢告知他爱儿下落的人，若能说出拐他儿子的人，另有一千镑酬劳。”

“这倒不错，华生，我们就去一趟北部吧！等你吃完点心，哈博士，希望你把经过情形告诉我。”

哈博士进食后，精神振作多了。他说：

“我是波利亚预校的创办人和校长，这所学校是英国出名的贵族学校。三星期前，霍特尼公爵派他的秘书魏尔德来见我，准备将他的

十岁独子霍赛尔送到学校，我当然十分高兴。5月1日开学那天，他来了，长得十分可爱。但他在家并不快乐，因为公爵夫妇婚姻不幸，早已分居，夫人现住法国南部。大家都知道，霍赛尔很爱母亲，因此郁郁寡欢，所以公爵才把他送来学校。

他到校两星期后，便相处得十分融洽，最后一次瞧见他，是5月13日晚上，也就是上星期一，他失踪了。他的卧室在二楼，进去时必须经过一间大房间，里面住了两个小孩，他俩都没听见或看到什么。可见霍赛尔未从那儿经过。他的卧室窗子大开，窗外有一根老藤，直通地面，藤下没有看到什么足迹。

我们是在星期二早晨七点才发现他失踪了。他的床曾睡过，他已穿好了黑衣灰裤的校服，室内没有人进去的迹象，若有争斗，隔壁有个叫康特的孩子十分惊醒，应该听得到。之后，我立即召集全校教职员，才知道另有一位德国教师席狄格也不见了。席狄格的卧室也在二楼，和霍赛尔的卧室相对，他的床也曾睡过，但衣衫不整就由老藤爬下去，因为藤下的草地上印着他的脚印。他有一辆自行车，原放在草地旁的小屋中，也不见了。他来校已两年，沉默寡言。我们四处找寻，到了星期四仍无结果。我们也去霍特尼爵邸问过，两处相距数里，原以为他想家，悄悄回去了，但公爵并未见到他。因此大为焦急。福尔摩斯先生，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帮我这个忙。”

“你没有早点来，实在是大错特错，很多痕迹都已不见了。”

“这是因为公爵想避开流言，不愿把家丑外扬。”

“但总有警察去查过了吧？”

“是的，但毫无线索，我只好搭早车赶来。”

“那么当地的侦探已经放弃了？这个案子确需急速解决。你觉得那个德国教师和孩子之间有什么关系吗？”

“没有，他没有教过那孩子，也没有交谈过。”

“这真奇怪了，那么，这孩子有没有自行车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有没有别的自行车失踪？”

“也没有。”

“那你是认为德国教师半夜把孩子抱走，骑自行车一起逃走了？”

“不是这样。自行车只是个幌子，车子一定藏在别的地方，他俩是步行的。”

“这不大对劲。如果他要让别人认为他们是骑自行车走的，那么，为什么不藏两辆车呢？”

“这倒是对的。”

“不过这在侦查上是个很好的出发点，况且要藏起一辆车子也不容易。我还问一问，孩子失踪前一天，有没有人来看过他？或是信？”

“只有一封他父亲寄来的信，信封上有公爵的徽章，笔迹也是公爵的特殊笔迹。况且公爵也记得是他写过的一封信。”

“那有没有接到法国来的信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我们可以明白，他不是被强夺的，就是自愿的。若是自愿的，外面一定有人摆布、接应。既然没人来见过他，很可能就由信中传达的，我很想查和他通信的人。”

“这点我无法帮你，公爵这人并不好惹。他只关心国家大事，感情淡漠，不过，却很喜欢孩子。”

“可是，孩子不是更爱他的母亲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是孩子告诉你的？”

“不是，是公爵的秘书魏尔德说的。”

“那公爵给他的最后一封信呢？”

“被孩子带走了。福尔摩斯先生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该走了。”

“你最好打电报回去，让邻居知道你仍派在利物浦追查，我们悄悄回去进行。”

那天傍晚我们到了贵族学校，天色已暗，客厅桌上放了一张名片，哈博士瞄了一眼，惊惶地说：“公爵已经来了，他和魏尔德秘书在书房中，我替你们介绍一下。”



从前我只见过公爵的肖像，见了他本人，却有显著的不同。他长得高硕而庄严，衣服朴素，脸庞削瘦，鹰钩鼻，皮肤灰白，两鬓却泛红，长须垂在一件白色背心上面，还有一条表链亦是垂挂其间。

他冷冷地瞧着身边的年轻人，就是秘书魏尔德，身材短小，淡蓝的眼睛，活泼的面容，机警聪明，他先说：“哈博士，我今早特地赶来阻止你去伦敦，但已晚了一步，公爵很惊讶你事先未跟他商量。”

哈博士说：“因为警察已无能为力，我只好——”

“既然如此，福尔摩斯先生可以搭明天的早车回伦敦。”

福尔摩斯大声说：“哈博士，这不行，这儿的空气清新，视野辽阔，我决定多住几天。至于住在这儿还是住旅馆，就请你决定了。”

哈博士左右为难，幸亏公爵出面，才解除困境。

“哈博士，我赞成魏尔德的话，你应先跟我商量。既然现在福尔摩斯先生已受托而来，怎么好意思请他回去。应该跟我回爵邸居住。”

“公爵，谢谢你，留在这儿住，在侦查上较为方便。”

“悉听尊便，如果你要我或魏尔德提供什么消息，你也可以问。”

“待会儿我也许会去拜访你。冒昧地问一句，你想这件事跟夫人有关系吗？”

霍公爵略一迟疑：“我想不会。”

“另外，孩子被掳，也可能是有人勒索赎金，你有没有接到这种恐吓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事情发生前一天，听说你曾写了一封信给你的儿子，信中的内容，可会引发他出走的举动？”

“先生，完全没有。”

“这封信是你自己寄出的吗？”

这时，一旁的秘书忽然插嘴：“公爵向来不自己寄信，都是把写好的信放在书桌上，我亲自把信放在邮袋中。”

“那封信也在里面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看到的。”

公爵补充说明：“我已通知警察注意法国南部，我虽不信夫人怂恿孩子如此，但孩子却可能由德国教师协助，跑到那边去了。哈博士，我现在要回去了。”

福尔摩斯还想发问，公爵却已结束谈话，深怕问到他家的私事。

公爵和秘书离去后，福尔摩斯便开始四处侦查。

孩子的房间、窗口、老藤和草地上的种种迹象，正如哈博士所说，没有特殊之处。后来，福尔摩斯独自出外买了一张很大的地图，铺在床上，点起烟，边吸边用烟斗在图上指划着。

他说：“这个案子有几点要注意，你先看看附近的地理环境，波利亚预校正好在一条大马路中央，马路东西两端一里内都没有岔路，如果他俩走的是大路，一定是这条路了。”

“你的话不错。”

“我已经查问这条马路东面第一条岔路的岗哨，那儿有个警察由晚上十二点到六点值班，他没有看到一个人经过。我们再瞧马路西面，有一家红牛旅社，老板正好生病，派人去梅克登请医生，旅社中的人整夜守着窗口等医生来，直到天亮医生才到，他们都说没有人经过。如此看来，如果他们的话可信的话，这条大路就不必考虑了。”

“那么，自行车呢？”

“好！我们继续推想，不走大路，就可能从学校南面或北面的乡村小路走了。到底是南面还是北面呢？南面都是田地，而且有一堵堵的石墙隔着，自行车不方便骑，就不去看它了。我们研究北面吧！这一带的树林叫高林，再过去是夏奇尔旷野，有十里长，地形逐渐向上，尽头就是霍特尼爵邸。如果从学校从大路去爵邸，有十里路；若穿过旷野，只有六里路。旷野上有几间小屋，是给牛羊住的，还有几间草屋，一个礼拜堂和一个旅馆，过了小山，地形便陡然而下，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这儿。”

“自行车会走这种路吗？”

福尔摩斯有些不耐烦：“一个骑术好的人，不一定要走大路，那晚又是月圆之夜。”

这时，有人急急敲门，是哈博士，拿着一顶蓝色球帽，帽顶有道白色花纹：“谢天谢地，我们终于找到这个孩子的线索，这是他的帽子。”

“在哪儿发现的？”

“在旷野中吉普赛人的车上发现的。他们在星期二走的，被警察追上了，搜查车子，找到这顶帽子。他们还狡辩说是在旷野上捡到的。我们已把他们关起来，只要好好审问，或将赏金告诉他们，也许会招供的。”

博士走后，福尔摩斯说：“这个发现还是有用处的，至少我们晓得往夏奇尔方面进行。你看地图，旷野上有一条水道，有的地方宽，就成了水洼，在爵邸和学校之间，有一大片湿地。在这种地方就很容易找到足迹。明天一早，我们到那儿试试运气吧！”

一早，福尔摩斯精神抖擞地领我到了旷野，起初是牛羊小径，纵横杂乱，后来就走到了爵邸与学校之间的湿地，但那儿没有一丝人类足迹，除了羊蹄印，就是在另一边有一行长达数里的牛蹄印。

福尔摩斯瞧着宽广无际的旷野，不快地说：“这条路已断了。那边还有一块较狭窄的湿地，哈！那是什么？”

原来小径中央的软湿地上有一条清楚的自行车痕迹，但他看了并不快乐。

“这只是另一辆自行车。我曾研究过自行车的橡皮外胎，共有四十二种痕迹，这是一种邓乐普轮胎，还打了补钉的。席狄格的外胎却是墨尔本的，痕迹细长。”

“那么会是哪个小孩骑的呢？”

“若能证实孩子也有自行车，也许是他的，但他明明没有车子。你可以看得出，这个车痕是另一个由学校方面驶来的。不论跟此案有无关系，我想先照此车迹退回去看看。”

我们依着车迹走了数百码，离开了湿地，就不见车迹。我们就又换了另一个地方，有水流经过，但又瞧见了自行车的痕迹，不过被牛蹄踏乱了，而此条小径直通学校后方的高林，可见自行车是由树林里出来的。福尔摩斯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沉思：

“也许他故意把外胎换掉，以便别人辨别不出，那他就太狡猾了，我并非跟他比个高低。我们现在重新回到湿地去，再进行别的工作。”

在湿地的下坡处，有一条小泥巴路，走近一瞧，竟有一条细线般的橡皮轮印，恰是墨尔本的外胎了。

他欢呼道：“华生，这就是席狄格的车印了。现在我们还是走一段路跟下去，请你小心不要踩在泥巴路上，免得破坏了痕迹。”

我们循迹前进时，他又说：“看这个印子，前后轮都很清楚，表示他是俯低身子，用力踩轮子，以急速前进的，唉！他跌了一跤。”

只见地上有块重物落地的大痕迹，还有几个脚印，再往前又是车轮印，他拾起一根断树枝，上面染了点点血迹，他不禁大吃一惊。

“华生站开一些，不要弄乱了脚印。他跌下受伤后，又继续前进，但是没有别的车迹。只有牛蹄印，会是被牛所伤吗？不可能啊！华生，我们就照着血迹和车轮印找下去。”

没走多远，车印就蛇行了，只见灌木丛中露出一辆自行车，外胎果然是墨尔本的牌子，车前龙头满是血迹。前方正是失踪的德国教师席狄格，满面胡须，眼镜已碎，他的致命伤在头部，颅骨碎裂。他受了重伤还继续前进，可见得他多勇敢了。再仔细打量，他没穿袜子，只穿鞋子，睡衣外罩着的外套尚未扣好。

福尔摩斯观察了尸体一会儿，便说：“照理我们应该继续循线找下去，可是，他的尸体也不能没人照顾。”

“我去替你送信吧！”

“可是现在我需要你的帮忙。啊！有了，那边有人在割草，我写张字条托他送去哈博士那儿。”

割草的人走后，他说：“我们现在已有两条自行车的车迹，所以，不妨先整理现有的线索。第一步，那个孩子是自愿走的，从窗口下来后，可能一个人逃走，也可能有人接应，而他衣服整齐，表示他已有此意图。反观德国教师走时匆忙，极可能是他从窗口看到孩子逃走，便骑车去追他。他一个成年人，当然追得上一个孩子，但他却骑自行车，而且听说他的骑车本领很高，所以我想一定是那个孩子逃走的方法

迅速，因此席狄格才骑车的。”

“不错，那很可能就是另一辆自行车了。”

“我们再推想下去，他死在离校五里之外，而且不是枪伤，是用力打死的，可见不是孩子所为，而是孩子的同伴，同时他们逃得很快。因为以席狄格的骑车技术，要追了五里才追到，可知对方逃跑之快了。然而出事地点，除了牛蹄印，没有别的。而方圆五十码内，也没有别的路。可见得另一个乘车的人，跟谋杀没有关系，因为这儿没有人类的足迹。”

“我觉得不对。”

“那你有什么看法呢？”

“你想他可能自己跌碎脑袋吗？”

“不可能，这都是湿软的地。好吧！我们不为此发愁了，去瞧瞧邓乐普的车迹。看看有无线索？”

我们寻到那条车迹后，继续前行，走过水道便是草堆，再往前已无车迹，而霍特尼爵邸已遥遥在望，前面也依稀可见一条公路，那就是西斯特飞路。推测自行车不是通往爵邸，便是到附近的村庄去了。

我们到了村庄的一个斗鸡客栈前，福尔摩斯突然痛苦地呻吟了一声，用力拉住我的肩膀，害我差点摔倒，他跛着腿走到客栈门前，那儿坐着一个黑而胖的老人，正衔着烟斗抽烟。

“何雅斯先生你好！”福尔摩斯招呼道。

他吃惊地问：“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”

“你的名字漆在门板上，一看就知道了。请问你的马房内有没有一辆马车借给我，我的脚实在不能站了。”

“我没有马车。你能不能站，跟我也没有关系。”

何雅斯的语气很不客气，但福尔摩斯仍以笑脸对他说：

“朋友，我的脚扭了，实在不能走了。你若能借我一辆自行车，我情愿给你一个金镑。”

何雅斯突然竖起耳朵问：“你要去哪儿？”

“去霍特尼爵邸。”

他的眼光扫了一下我们泥迹点点的衣服，问：“你们是公爵的朋友吗？”

“算是吧！我们要把他失踪的儿子的下落告诉他。”

何雅斯震了震：“什么？你已查到了？”

“有人说他现在在利物浦，马上就可以找到他了。”

何雅斯的不悦立刻消失了，态度较为和悦。

他说：“我对公爵实在没有好感，我从前当过他的车夫，他竟听信小人之言，无缘无故辞退我。但现在听说小男孩已快找到，我愿意帮你们把消息送去。”

“谢谢你，我们先要吃点东西，再请你把自行车拿来。”说着，福尔摩斯摸出一个金镑。

“我已说过，我没有自行车，我可以借给你们两匹马。”

“好吧，等我们吃完了再谈。”

我们到了厨房后，福尔摩斯的脚就好了，我想，他一定是装作出来的。由于一大早出门，还没有进食，所以晚餐吃很长时间。其中，福尔摩斯有一两次走到窗口，看看窗外的一块方场，场角有一个铁匠工场，有个孩子正在工作，场的另一边是马房。他瞧了一会儿，跳起来惊呼：“华生，我想通了，你记得今天见到牛蹄印吗？”

“记得，好多地方都有，湿地、小径和席敦格遇害处都有。”

“可是，你在旷野上见到多少牛？”

“我不记得见过牛。”

“这就奇怪了，华生，你试着想想看，那些牛蹄的形状如何？”

“印象很模糊。”

“我却记得很清楚，这条牛有时走得快，有时走得慢，非常奇怪。现在趁铁工场没有人，我们出去瞧瞧。”

马房中有两只蓬毛未梳的马，福尔摩斯提起一匹马的后腿瞧着，高声笑道：“这是旧蹄铁，却有新钉子钉上去。真奇怪。我们趁那孩子不注意，去铁工场看看。”

才看了不多久，背后就传来脚步声，竟是满面怒容的何雅斯，拿

着一根铁头棍，虎视眈眈地，我的手则伸向袋中的手枪。

柯蒂斯大喝，“你们这两个奸细，在做什么？”

福尔摩斯冷冷地说：“柯先生，你这副样子，似乎怕别人知道你什么秘密。”

他拚命忍耐着，勉强挤出笑容：

“你要找什么，我很欢迎。但我不允许别人未经我同意，就任意刺探。所以，你们还是赶快走吧！”

“柯先生，我们没有恶意，只是看看你的马。但我的脚已好多了，我可以自己走了。爵邸大概不远吧？”

“不到两里路，你可以从左边那条路走。”

我们走到转弯处，直到柯蒂斯看不到我们，福尔摩斯才停下了脚步：“我觉得那个客栈很奇怪，我们不能轻易离开。”

“我也觉得他知情，一看就不像是个好人。”

“这个斗鸡客栈确有名堂，我们换个方法瞧瞧。”

不远处，大路旁有个小山坡，我们走过去，就见到爵邸方向有个人骑着自行车急驶而来。

“华生，快蹲下来。”他拉了我一把，按下我肩头。

一眨眼，那个人就经过我们面前，竟是面色恐怖的魏尔德。

“哈，让我们瞧瞧这个秘书做了什么事？”

于是我们从山坡下来，找了个能瞧见客栈门口的地点。魏尔德的自行车靠在门旁，屋中没有人走动。不一会儿，马房里发出两道车灯光，接着就是马蹄声和车轮声，马车飞也似的朝西斯特飞奔而去。

他低声问：“华生，你看如何？”

“好像是逃走了。”

“马车中坐着一个人，但不是魏尔德，他正站在门口。”

有一道红色灯光映在暮色中，在灯光中瞧见了秘书的黑色身影，他似在等待什么人。不一会儿，路上传来脚步声，有一个人闪进门内，关好门，门外就黑暗一片。五分钟后，一楼的一个窗口灯亮了。

“斗鸡客栈竟有这种主顾，怪事！”

“酒吧间在另一头啊！”

“这两个大概是特别顾客。想想看，魏尔德此时来做什么？我得冒险去看看了。我们走近些吧！”

走到门前，福尔摩斯划着火柴，照了自行车后轮，果然是有了补钉的邓乐普轮。他暗暗地笑了笑：“华生，我得探首看看窗内，你把背弯下来，靠在墙上，我好攀上去。”

才一眨眼，他就上去又下来了：“走吧！华生，我们今天也够累了，这里离学校很远，我们赶紧走回去吧！”

经过学校他未入，直接去梅克登车站发了几通电报。那天夜里，他就把德国教师的死讯告诉了哈博士，又安慰了他一顿。

回到房里，他说：“华生，一切顺利，明天傍晚以前就可以解决这个案子了。”

第二天早晨十一点，我们就到了霍特尼爵邸，被人直接引入公爵书房。魏尔德正在，态度虽祥和，眼神仍透着不安。

“你们要见公爵吗？抱歉，他身体不适，再加上又接到哈博士的电报，也就是你们的发现，他极度不平静。”

“我一定要见他，如果他不能起来，我可以去他房间，到他床前见他。”

秘书无奈，只好让步，“好吧，我去告诉他，你来了！”

半个钟头后，霍公爵出来了，似乎又老了些。招呼了我们，他就坐在书桌后，问：“福尔摩斯先生，有什么事？”

他却望着魏尔德：“公爵，我想请魏先生避开一下，我可以说得更加自由些。”

魏尔德面色泛白，“如果公爵要我……”

“魏尔德你先出去吧！福尔摩斯先生，有话请说吧！”

他等秘书走后，门也关好，才开口说：“公爵，我和朋友华生医生都听哈博士说过，这个案子悬赏五千镑给知情小公爵的人，另有一千镑给指出拐小公爵的人的，确有这回事吗？”

“是有这回事。”

